

上海的
故事

舉世聞著 言啟智著

一九〇二年三月三日

上海的故事（可作卷首語看）

『你看不出上海的妙處來麼？』

在這故事選中有幾段軼事，或在可以引你的注意。

一點兒不錯，上海是流氓的俱樂部，綁匪的漁獵所，黑暗世界，悲慘世界，都可在上海找出，但是我以為要找小說的資料，不一定要到大世界小世界或是神仙世界去找，更不必到什麼妓女的臥房中去親自閱歷，上海的美妙，並不在這種地方。

最淺近的說來，有人在罵着黃包車夫『二腳馬』的時候，你的心難道不能無動於中？或是賣報童子們喚巡捕狠命一棒時，你不能不聯想到童子們的家人，如何在家中疼愛他們。或是那些鄉下老兒遊上海的神氣，也未始不可拿來做小說的資料，而且在我看來比較以前那些黑幕派的小說資料，有過之無不及。

未來的小說家啊！上海是充滿着小說的資料，無論長篇、短篇、偵探、言情、色色齊備，俯拾皆是。

上海的故事

二

只要你張大你的眼光，放開你的心胸，用富於同情之筆去寫那可歌可泣的人生，這樣上海雖然
龐雜，也並不是沒有詩意和小說了。

上海的故事

四次

上海的故事（可作卷首語看）

理想中人上下（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四年）

關於理想中人的傳聞（一九二六年）

做娘的生活（一九二七年冬）

王生與張生的比賽（一九二八年春）

失而復得的鈔票（一九二八年春）

鉛筆（一九二八年春）

下棋的教訓（一九二八年五月）

柏賣魚人（Unselfish Fisherman）（一九二八年八月）

上海的故事 目次

催眠術的功用(一九二八年秋)

十萬元所能買的東西(一九二八年九月五日)

西瓜也想喫兒子們的飯(一九二八年夏作一九二九年一月重改)

新家庭的樂趣(一九二八年冬)

希奇的名字(一九二八年冬)

退步麼?(一九二八年十月)

進步麼?(一九二八年十月)

黃金時代(一九二九年二月)

張媽的哲學(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一日)

可憐的女兒(一九二六年)

王先生的命運(一九二八)

上海的故事

理想中人 上

上海在幾十年前，不過是一片沙場，幾個漁人捉魚的地方；現在竟十里洋場，成爲萬國人營業的總匯處，中國金融的大本營了。吾們在這大城中，看見了許多令人可驚可悲的事，現在略略的表白出來。

上海的對岸，就是浦東，那地離上海雖甚近，但是因爲江上沒有一條橋，情形就與上海大不相同。上海的繁盛如同在天上，浦東的荒涼就好像在陰間。上海是高廈重樓，車馬往來，熱鬧之極；

那浦東地方好像終日在灰堆裏，彷彿在滿佈塵埃的煙雲之中。

在那灰塵滿佈的浦東地方，有一家姓王的，父親早已去世，單留下一母一子。那母親雖是平民出身，也有些普通常識，並且生心和順，所以一個獨生子竟被她教養得極其伶俐優秀。

在那繁華的上海南京路上，有許多乘汽車的豪客，不但不知道體恤住在浦東地方的平民，而且常常有因汽車傷害平民性命的慘事。某日下午，在南京路日昇樓四岔路口，前面忽然間衝出一部快汽車來，竟把那王家的母親碰倒了，就成爲癱瘓症；當時兒子號咷大哭，憂傷萬分。

一一

兒子的名叫做六功，依着他母度日，母子二人相依如命；現在母親被汽車壓傷了，性命危在旦夕，六功年紀雖小，倒也靈敏，服侍得週到。

六功向醫生問道：「醫生啊，可真沒有希望了麼？」

醫生答道：『你母親的病很重，希望她少受些痛苦，別的我却不敢說。』

六功：『若是我服侍我母親，一刻也不離她，可也有望麼？』

醫生停了一回方說：『這也難言，若是早幾天送她到醫院裏去，或者有希望，小孩子啊！你有親友沒有？』

六功：『醫生……我們母子二人，此外我實不知……』

醫生自言自語道：『真真苦惱……苦惱……苦惱……』

六功憂憂愁愁的從自己袋中摸出一塊洋錢，和小角子十數角，銅元十數個，一起拿到醫生面前，想要給他。

醫生推却道：『六功……不要客氣了，我到你們家裏，已有數次，我何曾要你的錢，我要錢我也不到你家裏來的了。你母親病重，你既然沒有親友來幫忙，該當請一位看護婦來陪她的夜，買一點提神藥，煮一杯雞汁來提提她的神，或者可以多活些辰光……』

六功：『醫生啊……請看護婦，買藥的地方，我實在不知道；況且我這幾個錢也不多，叫我如

何是好？

醫生：『六功……不要多講，這不是你母親叫你的聲音麼？快走到樓上去陪他，纔是一切的事，我來承當罷，你可不用愁了。』

醫生說完，就走到街上去；於是六功就慢慢的走上樓來。心中非常的酸痛，自忖自語道：『上帝不應如此的磨難我家，現在並且要奪我最愛的母親，我在世上還有甚麼樂趣？可憐我親愛的母親！我親愛親愛的娘，我恨不得替你害病，替你受痛呢！我今年纔十二歲，沒有姊妹兄弟，又沒有甚麼親人，倘然真沒有了你母親，叫我如何做人啊！……』六功遍走遍想，心中微微的跳動個不住。他母親看見他那種悲傷情形，想伸出她的瘋手來去撫慰他。六功看見他母親的手伸了出來，以為他母親的病有起色了，就不知不覺的快樂起來，提高了聲音說道：……『親愛的母親啊！你的病好了，好了！』

母親：『六功……你的聲音底些，我被你這一叫，嚇得遍身出汗！你現在已有十二歲，可算已成了人人做大人，要鎮靜些，纔是呢！……』

六功的母親說到此處，已是語不成聲。六功聽了母親責斥的教訓，見了他母親這等的傷心，心中又痛又悔，就哭起來，但是又不敢多哭，沸湯似的淚，如潮水那樣的湧到臉上罷了。

母親見了就說道：「六功啊！你不要哭，使我心中格外難受。有用的人是不哭的。我現在是要到天堂上去，這是上帝的旨意；上帝的旨意，總比人的私意好得多呢！」六功我兒，你到我牀前來，我有最緊要的話與你講。」

六功就走近牀前，母親振作了精神，要想坐起來，但四肢已瘦得皮包骨，那裏能照自己的意思而行？要知道臨死的人和其兒女說最後的話，總是睡着說的。

三

母親以其低弱無力的微聲，斷斷續續地向六功說：「六功我兒……我親愛的肉，我滿望着看你成家，看你立業，但事已如此，天意難回……你現在的事，我尚管不過全，何況你的將來……我只好將你託在上帝的手中了……六功啊！我就是在天堂裏，也是不能忘記你的……你父親在日常對我說：『大丈夫的志向是堅定不可更改的，』六功你的志向，也要堅定，你若改變你的

行爲，那你就不得爲大丈夫，你母親下陰間去也是不能合眼的。六功……你不是那樣容易被外界引誘而改變的人，你到底是要做大丈夫的，你是一個聰明勇敢的小英雄，你無論如何，是不使……是不使你娘心痛的！……六功滿含痛淚，站在牀邊答道：『娘啊……我一定要做好人，貧窮苦惱，終不能使我做不好的人；只是沒有了母親，叫我如何是好呢？天下那有沒娘的兒子呢？』

『兒啊……不要這樣想像我這樣瘦癩的娘，就是活在世上，也是不中用的……』母親咽了一口涎痰，接着說：雖然如此，你的心事我也知道，你是十分愛我的，你年紀雖小，倒不因你母親黃皮包骨難看無用的緣故，就生厭惡我的心，你可算爲一個孝順的兒子，聖經裏說：『孝順父母的人，上帝必要賜百福給他，』兒子啊……上帝必定要祝福你的，……六功我渴了。』

母親喝了一些開水以後，心裏覺着爽快些，便又接着說道：『兒啊，我要去了，你在世上，雖然不能得着我的照顧，我在天上，是必定時刻要跟隨着你的，你做不好人，就使我憂愁，你做好人，我就在雲中跳舞快樂。』說罷，就昏去不省人事了，此刻母子二人併成一堆，小屋中樓上樓下一無聲氣，原來六功也昏去不省人事。

醫生回來，手中拿了一個大包，無非出於一番愛人的熱心，那知樓下聲息全無。醫生以爲六功這小孩靠不住，母親生病要死，還到外面去玩耍，不把家門看好，竟讓他病母獨自在樓上臥着。醫生就馬上跑到樓上，但見六功在地板上橫臥着，母親在牀上，頭向着牀邊，一無聲氣，二人如同已死；醫生急得非凡，就馬上用一點冷水來涼涼六功的頭，又用手擦擦六功的胸膛。停了一回，六功就慢慢地醒了轉來，第一句話就是：『娘啊，你真離了我去了不成！』他的聲音是非常悲傷，就是醫生也下了幾滴淚。醫生搖手叫六功不多說話，又安慰他道：『你母親還有一口氣。』便將手中的提神藥給了六功少許，六功飲了，不敢再飲，因恐不彀給母親用。

此時母親的嘴微微轉動，似乎已有轉機，面色亦有紅光，不像多日生病的樣式；醫生看見了，便知死時已甚近，就叫六功到牀前，母親張開眼睛，看見六功站在牀邊，他的面貌，十分像自己十二三歲時的面貌，心中覺着安慰，便向六功微笑道：『我雖沒有家產遺給你，但是不要怕，祇要敬畏上帝，做大丈夫，你娘是到上帝那裏去了。』

四

六功自入孤兒院，今日已是第一百日了。他自從娘歸天後，就被送到孤兒院，衣穿飯食，都齊備。六功在此，似乎可以安耽度日，況且他也不是個愚笨人，必定蒙師長看重寵愛的。豈知因聰明的緣故，先生的寵愛遠沒有來，已先遭了三個不好同學的妬忌。這三個兒童，常趁着沒有人的時候，就多方的譏笑他，說他是沒有爹娘教訓的呆子，有時候勸他入他們的黨。六功自然是不從的。這三個兒童就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欺侮他，六功雖則伶俐，有時也難免不上他們的圈套。（這些兒童苦到如此田地，不肯做好人，還要欺侮老實同窗，可嘆！）

那是一個禮拜日的早晨，孤兒院中的兒童們，禮拜日除到禮拜堂敬拜上帝以外，是沒有別樣事做的。六功因為有了暇時，就有功夫去懷想他自己的心事。想到母親死的景況，心就軟下去，眼淚就流出來；想到三個同學的欺壓，心裏實在難受，就情願不住在這高大的孤兒院中，而到自己的破屋裏去。六功在草場的牆邊行走，有時隨地坐下，左思右想，心緒非常不寧，面上也就顯出不安的狀態。這不寧的狀態，恰巧被一位先生看見，六功的禍根就伏在此處了。

原來所說的三個兒童，在昨晚（即禮拜六晚上），作了件極不道德的事，他們設下計策，偷

了先生房間裏的東西，這件東西不是別樣，就是世界上人們所歡喜的銀錢；這銀錢的數目也不止一二塊，一偷就偷了十塊，這樣大的事，先生自然要澈底追究的。先生看見六功獨自一人在牆邊裏走來走去，面上現出很不安寧的模樣，似乎擔着極大的心事，所以先生着實疑心六功。等到十二點鐘，吃午飯的時候，先生站起來說：「昨天晚上，在我房內出了賊案，我的十塊鷹洋不知被何人偷去……今朝早晨，我看見有一個學生，面帶愁容，看他心中似乎有虛心病，我想這人一定有暗情在裏頭。現在我不要提出他的名字來，這是我先生寬容之處，再給他一悔改自新的機會。」先生說時，就拿出一只銀錶來說：「我給他十五分鐘功夫，在這十五分鐘以內，不招認，莫怪我先生的不是。」先生把錶一放，就緩緩的坐下去。

那時全堂的學生，肚皮裏飢腹叫的聲音，與先生桌上銀錶的走聲相答應；因為從早晨吃了點薄粥，此刻已一齊消化了，那得不餓。只是過了許久，尚沒有一個人站起來招認，那時候這三個兒童的心，不知不覺的跳躍起來，其中兩個兒童的臉將要紅起來，在這沒奈何之際，有一個兒童就是那三個兒童中的領袖，他的名字叫阿毛，他的姓我卻忘了，忽然從他位上立了起來，恭恭敬敬地說：

敬敬的向先生作了一個揖，便開口說道：「先生，你能讓學生說一二句話麼？」先生應允了。

「先生……這洋錢照學生想起來，一定是坐在那邊角子上似乎有虛心病的那個人偷的。」阿毛指着六功說。六功一看見阿毛就是他的仇敵，又聽見說偷洋錢的不是別人，乃是自己，好像平地上遇着一個大雷聲，怎樣不要驚慌呢？怎的不要變色呢？

阿毛看見六功臉上紅起來，就更加膽大，接着說道：「先生，你看他的臉已經紅了，偷洋錢的不是這個人，還有誰呢？況且學生今早看見他在牆角邊走來走去，似有不安之狀，再加以今日早飯他也未曾來吃，所以照學生看來，這十塊洋錢一定是六功偷的了。他把這洋錢藏在牆洞裏，亦是意中的事，但這不過學生猜猜罷了。六功總曉得藏洋錢的地方。」說到此處，阿毛使得意洋洋的坐下去。那時先生便向着六功道：「六功……有人告你，說你偷洋錢，你難道沒有話回答麼？」等了許久，六功方站起來，向先生作了一揖，向衆同學作了一揖，就開口回答道：「先生和諸位同學，請聽學生一句話，這話是憑着學生良心說的……我王六功窮雖窮，是不作賊的。」說罷，便坐

下去，再無第二句話。

先生那時着急萬分，阿毛的話是有情有理，先生本來疑心六功，所以阿毛的話，先生是聽得下去的。六功平日行爲，雖然沒有特別好，但也沒有甚麼錯處，此刻所說的話雖然只有一句，但字字有嚴正自重的氣概，先生也不敢說他是謊話。至於飯是冷的了，學生的小肚子個個是餓透了，先生和學生飯和肚子，大家等起來，畢竟不是道理呀。那時三個兒童中，還有一個名字叫和尚，看見這樣情勢，若再延下去，自己的隱謀，早晚要敗露出來，就起來說道：『照學生想來，這事是很容易解決的，我們只要到六功今日早晨走來走去的地方去尋一尋，有沒有洋錢，這件案子照學生的愚見看起來，就可以馬上顯露出來的。』和尚這番說話，原是違背良心說的，一無價值，但是因為沒有什麼另外好的法則，先生就照着他所說的去行，於是大家到草場角邊，東張西望的尋洋錢，但影蹤全無，六功正在心寬下來的時候，那知阿毛忽然的喊起來道：『洋錢在此了！』大家跑過去看，竟是十塊雪白的銀洋，一塊也不缺少，於是六功的罪名就定實了。大家都去吃飯，獨是六功一人受了這個大冤枉，那裏還能吃飯，到了自己房中，忍不住的放聲大哭。那知這一哭便激動

下一個兒童的良心。

五

六功哭得極悲傷的時候，就激動了一人，這不是別人，就是三個兒童當中的第三個。這個兒童其實並非孤兒，乃是遺失的孩子。他在孤兒院中受了栽培，一切規矩已能略略地理會了，但他終是年輕的孩子，易於受別人的迷惑，他就變壞了。但是他的良心，到底還在，所以看見六功這樣無端的受了冤屈，現在又聽了他哭號聲音的淒涼，心中愈加不能平安，私心和良心爭了長久，末後就決計要將這件冤案剖白，他自己的榮辱，是不關的了。

到了晚上，全院的學生都已在牀上安睡，只有兩個人儘是翻來覆去睡不着，一個是六功，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悔改的兒童，他的名字叫做更生。到了天將亮的時候，六功與更生不約而同的已起了牀。

六功直走到小禮拜堂中跪下做禱告，求上帝指教他應當走的路，現在的情景看起來實在是無路可走，禱告了五分鐘，更生亦走進來，跪下做禱告，求上帝赦免他所犯的罪並求上帝恕